



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波兰诗人维斯瓦娃·辛波斯卡都是低调的。尽管早在上世纪60年代,她就已经是拥有极高知名度的诗人,但她仍然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。终其一生,她既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回忆录与自传,更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。这就像一个怎么也猜不透的谜。一方面,辛波斯卡始终三缄其口,从未有过要向外界透露个人生活细节的打算;另一方面,熟悉她作品的读者偏偏想要进一步了解她的生平轶事。

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?波兰传记作家尤安娜·格罗梅克—伊尔格给出了她的方案。她以诗为蓝本,从辛波斯卡留下的大量书信入手,细针密缕地还原诗人充满诗意的一生。这就是《辛波斯卡: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》。但就像书名所揭示的那样,伊尔格试图展现的是辛波斯卡的“私密”人生。这种“私密”来自她诗歌创作的早期,久而久之更成了她漫长写作生涯的唯一标签。

1946年,辛波斯卡23岁。就在一年前,她刚刚发表了包括处女作《我寻找词语》在内的几首诗。但她很清楚,自己算不上真正的诗人。因为就像她的朋友、画家齐格蒙特·希姆恰克所说的那样,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,关键在于他能否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诗人当然有权利“在其内心歇斯底里”,但当他不得不面对读者时,他必须避免“将自己的内心推到其他人的面前”。

爱将他们联系在一起

谷立立

恰恰是这番忠告成就了日后的辛波斯卡。在她看来,真正的诗歌不是肤浅的、声嘶力竭的怒吼,而是深沉的、细水长流的低吟。比如痛苦,或者悲伤。很多时候,我们很难从她笔下找到太多愤怒的情绪,尽管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40年代,她的祖国曾遭受过太多难以抚平的伤痛。在伊尔格看来,辛波斯卡一生只写了一首诗,即是情诗。不过,她笔下的“爱”却并不狭隘。它超越了世俗的男女情感,将她关注的目光远远地投向了世间的疾苦。

确切地说,辛波斯卡爱的是这个并不平静的世界:它的过去、它的现在、它的未来,以及那些生活在世间的人的命运。《种种可能》在一连串“我偏爱”中开了场,辛波斯卡以她标志性的俏皮、灵动展开叙述,就像要演奏一首轻快回旋的圆舞曲:“我偏爱电影。/我偏爱猫。/我偏爱华尔塔河沿岸的橡树。/我偏爱狄更斯胜过陀思妥耶夫斯基。”借由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,辛波斯卡完成了她对世界的解构。它化整为零,由繁入简,将“世界”这个抽象的概念,轻易地转换为触手可及的具体物件。

电影、猫咪、橡树,甚至就连占据了家里一整排书架的狄更斯的著作,都实实在在地展现出她对生活的热

爱。尽管如此,世界终究还是荒谬的。就像她接下来所写的那样,“我偏爱写诗的荒谬,胜过不写诗的荒谬”。某种程度上,这句话更像是她的内心独白,“我偏爱生活的荒谬,胜过不生活的荒谬”。毕竟,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,她写下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句子,都来自她身边这个世界,都是她对现实生活最直观、最真切的观察。

她很清楚,“在诗歌的语言中,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,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”。甚至,“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”。那么,来看看辛波斯卡都写了怎样不寻常的人物:饱受战争伤害的男孩,过早承担家庭负累的女子,戴着面具、娱乐大众的喜剧演员,一无所有、露宿街头的流浪汉……这就像一幅幅肖像画,真实而又连贯地展现出诗人眼中的世界。但这并不代表悲伤——她是爱他们的,就像她可以无条件地接受世界的荒谬。

毫无疑问,这就是爱。是爱将素昧平生的他们联系在一起,是爱抵御并化解了世间所有荒谬。此时,辛波斯卡的内心应该是欣喜的。就像她在《花腔》中所写的那样,“她喜欢(以C大调唱出)/友爱的人类(你和我);/为了我们,她不诉说苦难;/她将编织更完美、更甜蜜的光辉;/她歌喉中的音弦,为我们切碎词语/和面包,带着细碎的咔嚓声,/(一顿让她的小绵羊咀嚼的午餐)/成为一小杯覆盖着奶油的咖啡”。

微书评

商皓

●李敬泽著《破空》

全书由11篇长散文组成,以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经典史籍为依托,通过11个故事“精神考古”了共叔段、州吁、庄姜、管仲、重耳等29位春秋历史人物。在作者笔下,这些人物摆脱了传统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符号,被还原为有挣扎、有热血、有缺陷的“活人”。

●胡安焉著《夜咏》

“真诚”是《夜咏》的关键词。书中有一个真实的胡安焉,内向、敏感、懦弱、紧张、笨拙,但偏偏又很勇敢。面对文字,他有他的执念。他并不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。他写的就是他自己,是他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的样子。

●陈笠著《夜晚的语言学家:发现汉语的100个秘密》

本书透过日常语言现象,挖掘其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、社会心理与语言学原理,帮助读者建立对汉语的系统性认知框架,内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,带领读者进行一场充满惊喜的汉语与文化探秘之旅。

●[奥地利]玛尔伦·豪斯霍费尔著《阁楼》(聂宗洋译)

玛尔伦·豪斯霍费尔似乎很满意“主妇作家”的身份。在她看来,世界就是一座阁楼,完美地屏蔽了世间所有的风吹草动,将她塑造为一位沉默寡言的隐士。她的阁楼里有沙发,有电视,装满故事,更装满她对自我内心的审视。

读流畅翻译的《梦游人》(布洛赫著),三大卷,第一卷还好读,第二卷,故事就复杂了,第三卷,复调叙事,随笔、札记、社论、穿插的抒情诗等,混杂小说的部分正常进行,颇有意思。但译文不是很好,让人遗憾。不过,布洛赫的小说,能有一个译本,浏览一下,也不错了。我感觉,比张荣昌翻译的《没有个性的人》要好一些。

布洛赫的“工具”

杨光祖

布洛赫是把文学当工具的,他的主要目标不是文学,而是哲学。40岁,还专门注册维也纳大学,认真学习哲学。这所大学,我进去过,比较小,挺

有意思的一所大学。

他平生一直在思考一战后欧洲的价值崩溃问题,专心讨论价值意义,还有群众心理、民主等,晚年介入国际政治,对文学没有兴趣了。最后,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师地位,哲学上似乎影响不大。看来,没有思想深度,肯定是成不了大师级的文学家。最多就是一个名家而已。

古都西安市,古称长安、镐京、西京,地处中国西北地区,关中平原中部,北濒渭河、南依秦岭。西周、秦、西汉、新莽、东汉(献帝初)、西晋(愍帝)、前赵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等代均在此建都。丰京、镐京是周文王、周武王分别修建的都城,西周时合称“丰镐”。汉初改为长安县,取“长治久安”意,为京兆尹治。王莽新朝改名常安。隋开皇二年(582)在汉长安城东南选址建大兴城。唐朝又将大兴改为长安。五代后梁为大安府治。五代后唐为京兆府治。北宋先后为陕西府治、永兴府治。元代先后为安西府治、安西路治。元皇庆元年(1312)改为奉元路。明洪武二年(1369)为西安府,清沿用之。1928年设西安市,1931年更名西京市,1943年复为西安市。1949年直属中央,1954年为地级市、陕西省会。

古都南京,简称宁,古称金陵、建康,中国四大古都之一。三国吴、东晋和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,五代后唐、明初、太平天国及辛亥革命时期均建都于此。南京名称之多,举世罕见,以政府名义明文确定的正式名称有金陵、秣陵、江乘、湖熟、建业、石头城、丹阳、江宁、建邺、建康、金城、蒋州、昇州、应天、天京等20多个;民间习惯性称谓还有冶城、越城、虎踞龙盘、皇邑、神京、江南第一州、江城、秦淮、钟山,等等。建制的更变、名称的繁多,折射出南京历史发展的兴衰起伏。

古都开封,夏朝,战国时魏国,五代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,北宋及金国都曾在此定都。秦设开封县,取“开拓封疆”之意。东魏称梁州。北周称汴州。五代后梁称为开封府、东都。五代后晋至金称为东京。金代称为汴京、南京。元代为南京路、汴梁路。明、清两代称开封府,为河南省会。开封的别称还有祥符、老丘、启封等。“城摞城”也是开封的别称,是指不同朝代的都城叠加在一起的地下奇观。

古都杭州,简称“杭”,古称余杭、临安、钱塘、武林。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两代建都杭州。杭州在夏商周时代属“扬州之域”,传说大禹至此造舟以渡,越人称此地“禹杭”,其后,口语相传讹“禹”为“余”,乃名“余杭”。秦设钱唐县,隋设杭州。唐置杭州郡、余杭郡,治所在钱唐,因避国号讳,改“钱唐”为“钱塘”。北宋为仁和县,南宋为临安府,元升杭州路,明清设杭州府。1912年设杭县,1927年设杭州市(省辖),1949年为地级市,现为浙江省会。

●华夏地名丛谭

古都别称雅韵生

谭汝为

丹竹清趣

刘新尧

